中国移动 China Mobile 流量不限量 宽带免费用 低至49元/人享省内无限流量
详询常德移动各大营业厅或咨询10086

2018年1月13日 星期六 农历丁酉年十一月廿七
责任编辑 王敏 视觉总监 崔建湘 美术编辑 张渝婧
常德日报
投稿邮箱:903482291@qq.com

悦读

“独陪明月看荷花”

——读《荷莲之韵——郭道义荷莲摄影集》

□马犇

近期,去湖南常德,行前,北国飘了场大雪。头顶雪花,未加擦拭,因为如此,我便可以把北方的雪带去南方,虽然那雪早已融于发丝。返程时,也没空手,背了本《荷莲之韵——郭道义荷莲摄影集》,我将常德的荷香莲韵带到了北国。

该书的分量比较直观,除了重量上可以感知,封面上也有显现,因“荷莲之韵”,是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在2015年(时年91岁)题写的。

得知余光中仙逝的消息时,我正细赏摄影集里余光中的《咏莲》,忧伤从眼目袭上心头。2014年,在友人的鼓励下,郭道义给余老写信,并附寄一些荷莲照片,求其赐诗,两个多月后,他便收到了余老的《咏莲》——

“起落不定蜻蜓的驿站/深藏难找蛙族的隐居/花瓣连成神明的宝座/叶面翻滚活泼的水珠/张大千常绘不倦的画面/苏东坡再咏不竭的诗题/盛夏开你忽忽的王朝/秋季唱你凄清的哀歌/无论我如何赞你的出尘/怎能捉得住造化的惊艳”

历朝历代,都不乏吟咏植物的诗文家,其中,咏莲诗文的数量亦蔚为大观。《诗经》中的“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彼泽之陂,有蒲与荷”,《离骚》中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汉乐府《江南》中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此外,李白、白居易、李商隐、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秦观等皆有咏莲诗词存世。而周敦颐的《爱莲说》,更是在文人和民间掀起了“爱莲”的风尚。

在美术界,从五代到当下,也不乏画荷的高人,明清和近现代尤多。徐渭、陈洪绶、恽寿平、石涛、吴昌硕、于非闇、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李可染、谢稚柳等,这些响当当的名字都曾出现在风格各异的“荷图”上。

而自摄影术诞生,特别是手机的拍摄功能愈加强大的当下,似乎已进入全民摄影时代,各地都有人对着荷塘舞动长枪短炮,这个群体极其庞大。以致刚听说郭道义的摄影集以荷莲为主题,我还暗暗地替他捏了把汗。但在翻开的那一刻,我便知道此前的忧虑是多余的。郭道义将所拍的荷莲图呈送给作家、诗人、书法家等,邀他们“按荷图配诗文,按诗文写书法”,最终合为一本,“诗书影立体诠释”。全书共选用诗词书法作品各140多件。

评说摄影集,终归要回到摄影作品。郭道义的拍摄,并未拘泥于荷莲,用他自己的话讲,“我尽可能从荷莲与环境的结合上拓展思路,采用写实的手法,表现荷莲的自然属性和生命特征……我试图把荷莲的神韵和灵魂藏进影像里,随岁月轮回,让暗香流淌。”学者、摄影家赵春江在该书序中也有准确的评述,“他的作品不是那种传统的‘出淤泥而不染’的诠释,或艳得扎眼、美得拿不成个的表现,而是‘一鸟、一蜓、一夕阳’等人性化、环境化、和谐化的凝练。”

翻看这些作品,多能体会到作者的审美、风格和思想。比如,“春荷”篇的第一幅作品,光影聚焦于几片荷叶,荷叶本身及相互间的阴影呈阶梯状,一只蜻蜓栖于荷叶边缘,两种生命共同成为作品的焦点。还有一幅,荷花是前景,拍摄角度使夕阳恰好悬于荷花之上,远处,一群大雁从夕阳之上飞走。“夏花”篇中,有一幅作品,画面上方是荷花的倒影,倒影包括荷叶、绽放的荷花、含苞待放的荷花和荷尖立着的蜻蜓,而右下方是实景,一只翠鸟立于竹竿,它像孤独的哲人,在思考着眼前和深远的世界。“秋实”篇的一幅,熟透的莲蓬低下了头,莲子发黑、离核,一旁有个新生的莲蓬,娇小、嫩绿,人分老少,莲亦如此。“冬韵”篇的第一幅作品,借助摄影技巧,似一幅水墨画,让人想起摄影大师郎静山颇具中国风的“集锦摄影”。

有一些作品,合了名诗的意境。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有“野渡无人舟自横”,有“秋暮,乱洒哀荷,颗颗真珠雨”,有“留得枯荷听雨声”;还有一些作品,与古人的画神似,比如几张仰拍的荷花,荷茎特长,朱耷、陈师曾等都画过类似构图的荷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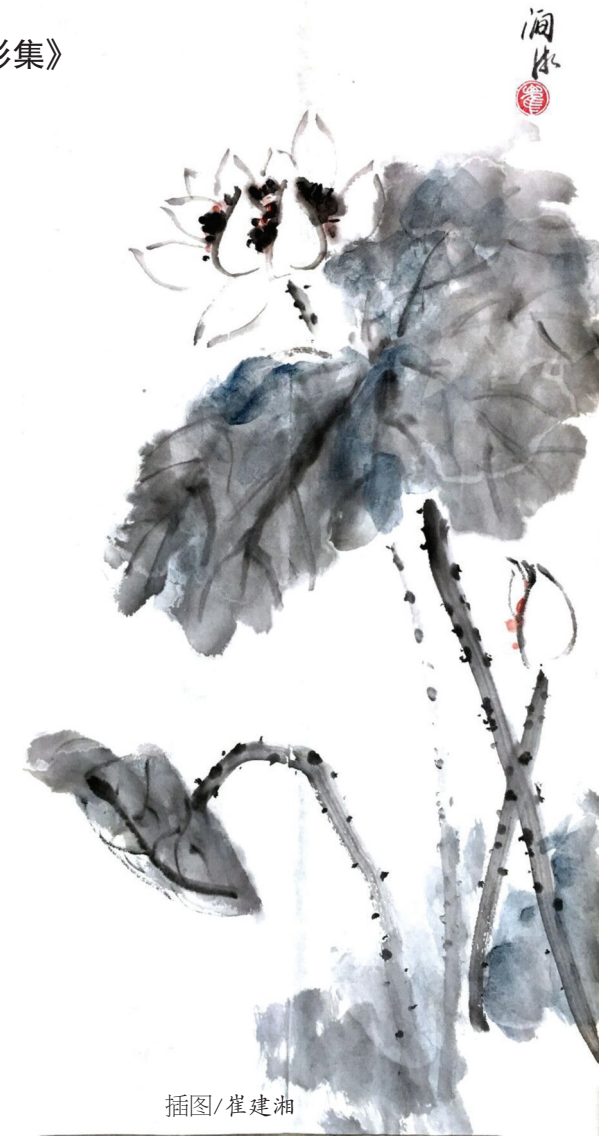
四个篇章后,作者特意写了篇《荷花简述》,并做了个《荷花谱》,《荷花谱》包含80种荷花的图片、名称及特征。书中还收有一篇作者撰写的《莲花赋》。

郭道义为何如此钟情荷莲?作者简介及《莲之爱》一文给出了答案。他是农家子弟,生于洞庭湖滨,那里有绵延数百里的莲花。少小时,他常在湖边牧牛放鸭,与莲花亲近。为了生计,他随父亲春采莲鞭、夏撷莲实、冬掘莲藕。他谦称自己“予之爱莲,源于生计,乃庸人耳”。这与莲共生的经历,非但不庸,且让他对莲的爱近乎本能,深入骨髓。他如今对荷莲的呈现,亦是对荷莲的感恩与报答。

也正是这样的内驱力,使他“多季节、全天候”拍摄。荷叶萌发,小荷,花开莲现,藕生,残荷;晨曦,正午,黄昏,月色;在荷丛里穿梭的野鸭,在荷旁捕鱼的水鸟,在潜水里信步的白鹭,在尖尖角上呆立的翠鸟,在荷蕊上忙碌的蜜蜂;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武汉东湖,荆州洪湖,河北白洋淀,常德沾天湖,岳阳团湖。以上要素,构成了他的荷莲拍摄之路。

《尔雅》曰:“荷,芙蕖,其茎茄,其叶蕸,其本蔤,其花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菂,菂中薏。”植物界中,荷莲真是浑身皆宝。荷莲清廉高洁,禅意十足,有君子之风,亦有药食之用,为佛教推崇,为文人怜爱,为民间偏爱。生于荷月、乳名叫荷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叶嘉莹写有《梦中得句之一》,诗云,“一春梦雨常飘瓦,万古贞魂倚暮霞。昨夜西池凉露满,独陪明月看荷花。”前三句是借李商隐的诗句,最后一句是其自创,叶氏曾解释末句道,“什么人配有这种境界,什么人配看到这种景色?只有天上不染尘埃的明月,陪伴我看这不染尘埃的荷花。”

《荷莲之韵》汇集了莲影、莲诗及莲书,我正是在月夜翻看它的,彼时,月光透过窗子洒在它身上,亦可谓“独陪明月看荷花”。



插图/崔建湘

令人质疑的李自成之死

——读《清史稿》笔记之五

□傅启芳

插图/崔建湘

李自成之死很是令人质疑。二十年前初读《清史稿》时,正碰上各方学者对其归宿争论不休,都说吾真他假。今翻开原记要点思之,觉得李自成之死确有悬疑。

一、清代文才出众,当过康熙、雍正两朝重臣的张廷玉撰修的《明史·李自成传》卷309记载:“顺治二年(公元1645)……自成走咸宁、蒲圻,至通城,窜于九宫山。秋九月,自成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骑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缢死。或曰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脑中锄死。剥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惊,谓为自成也。时我兵遣识自成者验其尸,朽莫辨。”此记的疑点:是缢死还是锄死?尤其是“或曰”二字,披露了两死的不确定性,因而,可信度是不充足的。至于村民“得龙衣金印,眇一目”,便“谓为自成也”。与“验其尸,朽莫辨”之言也是矛盾的。况且既有“金印”,何能“莫辨”?明史作者如此写,若非秉持“成王败寇”而书,便是当时对其死就未搞明白而留下两死并存,悬疑高置。

二、《清史稿》卷217记载(大意):顺治元年……多尔衮命阿济格追剿李自成自邓州至九江,报“自成走死”,怎么死的,死在何处?语焉不详。多尔衮“责阿济格不候班师,又自成未死时,先以死闻,遣人数其罪”。

三、《清史稿》卷4记曰:“顺二年,闰六月甲申,阿济格败李自成于邓州,穷追至九江,凡十三战,皆大败之。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贼党悉平。”

四、《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表列:“顺治二年四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又,《清通鉴》(岳麓书社2000年5月版)记称:“大顺军自蒲圻、咸宁南下赴湘北、江西,李自成为全军殿后,当行至通山九宫山时,为乡兵袭杀,年三十九。”

以上二、三、四项皆是一项的衍说,且多有矛盾。因此,“正史”也未必全实?由于上述记载的不确定性,给李自成的最终归宿留下了谜团,引得后世争论不已。今有人统计,全国有李自成的归宿竟达18处之多,比较而言,湖南石门夹山说与湖北九宫山说暂居上风,但也难分伯仲。我以为,李自成的归宿只有一处是肯定的,不可能死多次,归宿多处,这是基本常识,也应如毛主席所言:“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引自《实践论》)。诚然,人们要猜想或戏说也应当尊重。

影评

刹那“芳华”

——评电影《芳华》

□文凌燕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近日,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刚上映便引起舆论的热议,编剧严歌苓用第三者的视角描绘了一个易逝、热血、无悔的青春。电影以1970至1980年为背景,讲述了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萌发与充斥着变数的人生命运故事。

乐于助人、质朴善良的刘峰,和从农村来的屡遭文工团女兵歧视与排斥的何小萍,意外离开了浪漫安逸的文工团,卷入了残酷的战争,在战场上继续绽放着血染的芳华。他们感受着集体生活的痛与暖、故人的分别与重逢,还有时代变革之下,每个人的渺小脆弱和无力招架。而昔日的文工团战友萧穗子、林丁丁、郝淑雯、陈灿等人,在大时代的背景之下,每个人的命运大相径庭,拥有着出人意料的人生归宿。

电影的男主角黄轩饰演的刘峰是文工团里的活“雷锋”,哪里有脏活累活他抢着做,哪个需要帮助大忙小忙他抢着帮。他任劳任怨,炊事班的猪跑了,他会帮忙去追;他只吃饺子皮,把好饺子让给别人;战友买不起沙发,刘峰用精湛的木匠手艺,为他打了一对。就是这样一个极度无私的人,却因抗洪抢险被砸伤了腰。当上级给与他名额去军事学院进修,刘峰又把这个名额让给了他人,最后,在自己亲手打的沙发边,因为抱了喜欢的女孩林丁丁,刘峰的人生发生逆转,被发配到滇越边境。此时只有被边缘化的何小萍来看他,问能为他做点什么。刘峰指着一堆奖状和奖品说,帮我把它们扔了吧。刘峰走出文工团大门,回头看了看盛满整个青春岁月的大楼,昔日的荣耀苍白如纸。质朴善良的刘峰被打下了“耻辱”的烙印。后来他去了战场前线,在纷飞的战火中为自己的生命寻找新的价值注脚——英雄。最后牺牲了一条胳膊,落到生活的尘埃之中。

电影《芳华》剧照(资料图片)

《芳华》与其他主流青春片最大的区别是,它刻画了一种时代造就的荒唐。刘峰的善良可以一夕之间变成“丑陋”。朋友昨天温暖的笑脸可以化成刻薄的刀刃。做过的沙发,修理的大小件,帮过的大小忙,换不来一次真心的送行。浴血奋战的退伍英雄最终落得被联防办城管欺凌讹诈。除了青春的逝去,影片着重描述到了理想主义破灭以后的幻灭感。那些如歌芳华,在时代的变迁中瞬间消亡。新时代需要新的偶像,无论是老好人“刘峰”还是英雄“刘峰”,都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芳华》热闹的开场,用一个空荡荡的镜头结束。最难以忘怀的是文工团宣布解散之后,所有人畅饮大醉,痛快淋漓地喊出“再见了,亲爱的战友们”,这是和战友的告别,也是和青春的告别。

本土书讯

诗集《凝视》出版

本报讯(记者 胡秋菊)近日,我市作家戴希的诗集《凝视》由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公开出版。

戴希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微小说与微电影创作联盟常务理事、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其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但业余也发表了不少诗歌,他的一些诗歌在《诗刊》《诗歌月刊》《星星诗刊》《绿风诗刊》等诗歌名刊上发表,被《诗探索》等文学大刊转载,选入《中国诗歌精选》等诗歌精选本,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诗集《凝视》选入戴希在国内外发表的诗作99篇。戴希的不少诗歌自然流畅、精致隽永,思想深刻、洞穿肺腑,饱含哲理、意味深长,有的诗作也极富美感和画面感,戴希的一些诗歌还有着小说的特质,情感与现实交融,展现了凝视入世的精神力量,提升了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精神高度。评论家认为,戴希的诗歌各具其香、耐读耐品。

散文集《凉月微弄》面世

本报讯(记者 陈集亮 徐志雄)日前,临澧作家戴志刚的散文新著《凉月微弄》由群言出版社出版。这是作家继《风雨起心澜》《踏歌而行》之后正式出版的第三部散文集。

戴志刚网名刚子哥哥,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临澧县作家协会副主席。他一直潜心于散文创作,在各级报刊发表散文作品200多篇。曾获丁玲文学奖、常德原创文艺奖等。其散文《半堵墙》入选高考阅读素材教材。

《凉月微弄》共计22万多字。目前已在京东、当当等网站上架。

文体短波

我市第二届棋智慧论坛落幕

本报讯(记者 杨力菲)近日,我市第二届棋智慧论坛系列活动圆满落幕。

来自全市10多家机关、学校和企业单位的棋文化爱好者参加了本次活动。大家探讨了棋智慧与股票、期货等投资理财领域的关系。活动之前参加征文的选手纷纷上台演讲,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棋智慧对投资的积极指导意义,赢得阵阵掌声。随后,大家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在棋盘上相互交流。经过三轮比赛,最终由市卫计委、市一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地税局、市公安交警支队、市审计局获得优胜奖。据悉,近年来市棋艺文化协会多次举办相关棋艺活动,在我市围棋、象棋圈内形成一定影响力,特别是为青少年棋艺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阵地。

《如兰意》公益书画展受追捧

本报讯(记者 胡蓉)近日,常德河街美术馆《如兰意》公益书画展人气爆棚,观展市民络绎不绝,不时进行品评与交流。

由市文联、市书法家协会、市美术家协会、兰庭社书法会所、一休书画室联合主办的《如兰意》公益书画展,改变了以往书画展的单一性,展出了成人组28幅、少儿组35幅共63幅作品,涵盖了大小篆、楷书、行书、隶书等类别,为市民提供了一个文化艺术展示与交流平台,促进市民用书画艺术陶冶情操、丰富文化生活。

石门群众自发修建桩巴龙恩娘园

本报讯(通讯员 梁建民)近日,石门县太平镇文物和桩巴龙文化保护协会在穿山河社区居委会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桩巴龙恩娘园奠基典礼。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桩巴龙传说发源于穿山,发生在西晋太宁年间,距今约1693年。千百年来,桩巴龙孝亲敬老,不忘家乡慈母恩,年年清明挂清扫墓祭母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时代变迁,作为桩巴龙传说重要物证和象征的恩娘墓仅剩遗址,无法复原,目前龙柱断裂,碑文湮灭,成为一大历史遗憾。

在桩巴龙传说传承人孙昌喜的牵头下,穿山河社区居民决定自发修建恩娘园、重修恩娘墓。恩娘园占地面积240平方米,总投资约300万元,工期一年左右。社区居民付泽选、唐秋菊、唐生伟三个农户经协商一致,签订协议,同意腾出三户地块相连的一块闲散土地,在土地使用权不变的情况下,实行“民建公助,协会统管,委托建设,资产共有”。

活动当日,群众自发捐款达37000元,目前通过微信捐款转账正在源源不断地进行。

昨日,武陵区百街口社区居委会举办“不忘初心·携梦同行”2018迎春联欢会,社区老年大学、社区诗墙健身站等社区文艺队伍自编、自导、自演,呈上了一台丰富多彩的节目,吸引了社区数百名居民观看。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摄

近日,常德市墨海书法学校、湖南文理学院学生会女子学堂携手举办写春联送祝福活动,现场挥毫泼墨为全校师生及周边居民免费书写春联和“福”字,送上2018年新年祝福。图为写春联现场。 本报记者 王敏 通讯员 符精华 摄